



南京博物院
学人丛书
南京博物院
编

宋伯胤文集

枕具卷

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

宋伯胤文集

枕具卷

南京博物院 编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刘 远
责任印制：张道奇
责任编辑：张晓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伯胤文集·枕具卷 / 南京博物院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2. 11

(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

ISBN 978-7-5010-3321-8

I. ①宋… II. ①南… III. ①文物工作—中国—文集
②博物馆—工作—中国—文集③生活用具—历史—中国—文集 IV. ①K870.4-53 ②G26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583 号

宋伯胤文集·枕具卷

南京博物院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中达兴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1194 1/16 印张:17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321-8 定价:135元

《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龚 良

副 主 编：黄鲁闽 倪 明 朱小光 张 敏 王奇志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 俐 王奇志 朱小光 庄天明 刘文涛

李虎仁 谷建祥 张小朋 张 敏 陆建芳

林留根 倪 明 龚 良 黄鲁闽 鲁 力

本卷编辑：袁道俊 沈 骞

本卷编务：刘运媛 何 刚



宋伯胤像



1974年，宋伯胤访问墨西哥（一）



1974年，宋伯胤访问墨西哥（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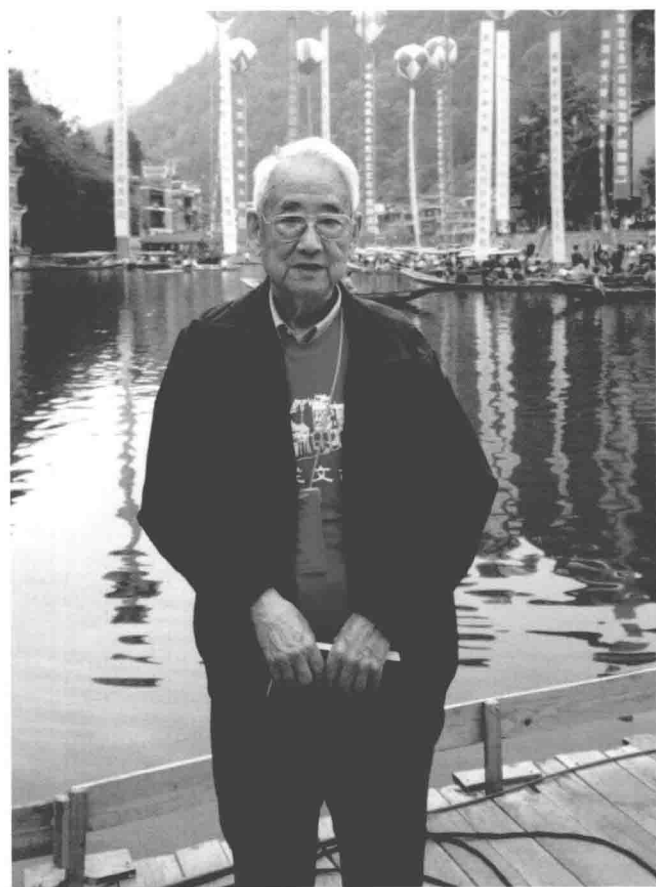
1978年，宋伯胤接待日本客人



1981年，宋伯胤访问日本



1995年，宋伯胤与中博师友在台湾双溪



2002年，宋伯胤在“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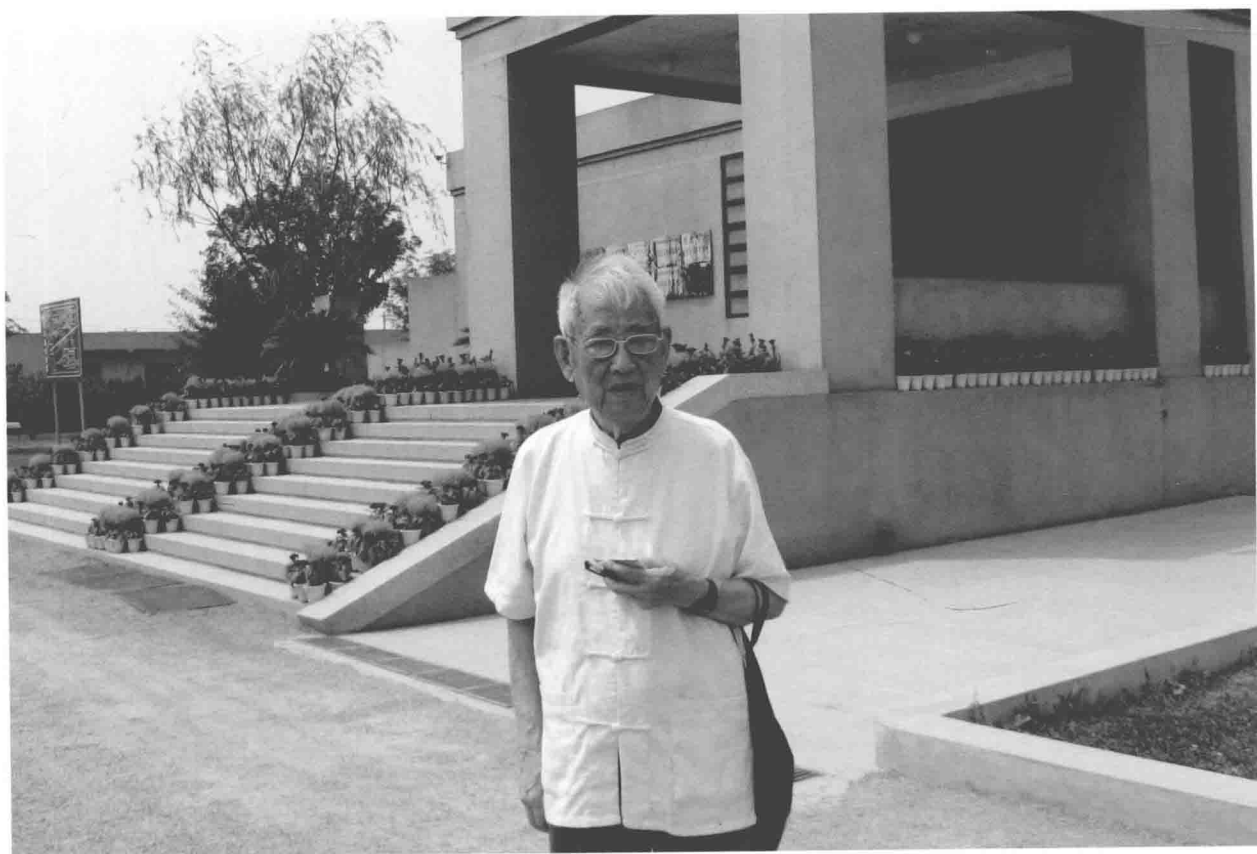
2003年，宋伯胤在曲阜



2006年，宋伯胤在兰州碑林



2006年，宋伯胤在兰州黄河边



2006年，宋伯胤在西安汉阳陵



2007年，宋伯胤在上海



2007年，宋伯胤在深圳



2007年，宋伯胤在漳州博物馆



2009年，宋伯胤在“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颁奖礼”上

凡 例

(一) 为了传承先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介绍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治学方法,也为了激励青年学人的学术热情,探索一条新时期可持续的学术途径,南京博物院决定编辑《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陆续出版我院学人的学术论著,以集中展示我院的整体学术面貌和科研水准。

(二) 学人丛书以个人文集的形式推出,定名“XX文集”,每集40万字左右。对于著述量较多的文集,则又根据内容分成若干专辑,冠以“XX卷”,如“考古卷”、“博物馆卷”、“文物科技卷”等。

(三) 学人丛书以严谨审慎的态度认真遴选,尤其注重著述的学科意义和学术史价值,原则上只收录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能体现作者学术水平的杂谈、小品、通讯等一般不予收录。

(四) 学人丛书各卷编排一般以内容题材和发表时间并行的原则编定次序,以见专题性和时代性。

(五) 大凡学术著述多受作者所处时代环境之制约,征引、论断未必尽善。诸如此类,学人丛书一般未予匡正,以存历史原貌,使之真实地再现每位作者撰述时的时代气氛和思想脉络。对于入选论文,在文末以按语的方式附简单说明,主要介绍写作背景、发表或出版等情况,基本不做主观评价。

(六) 学人丛书一般改正原稿中的个别错字,删除衍文,包括古今字、异体字、纪年、数字、标点等,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之标准体处理,而少量的未刊稿则酌情进行细微的文字处理。

(七) 各卷前刊主编撰写的总序一篇,阐明学人丛书编纂缘起和意义等,以便读者对该丛书获致一轮廓性的了解。同时,设有前言或序(作者自序或由直系亲属决定的他序)。在体例上,每卷卷首配有若干照片、手迹等,卷末附有编后记,而论文所附插图、照片、线图等基本采用原有样式以保持论文原貌。

(八) 学人丛书编辑委员会本着务实、有效的原则,分别由专人担任每卷的责任整理者,在主编主持下分工合作,共襄其役。丛书的整体设计和最后定稿均由主编全权负责。

总 序

南京博物院坐落于六朝古都的江南胜地,其前身是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由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倡议成立,是当时全国唯一仿照欧美现代博物馆建设的综合性博物馆。原拟建“人文”、“工艺”、“自然”三馆,后因时局关系,仅建“人文馆”,即现在的南京博物院主体建筑仿辽式大殿。建院之初,就明确提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的宗旨,为博物院的筹建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故院长曾昭燏先生在《博物馆》中明确提出:“研究为博物馆主要功用之一”,这一观念至今对南京博物院的业务工作产生着积极而持久的影响。

建院 70 余年来,尊重科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在南京博物院一直传承着,并不断发扬光大。建院之初,这里汇聚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叶恭绰、傅斯年、胡适、李济、吴金鼎、马长寿、王介忱、李霖灿、曾昭燏、王振铎、赵青芳等,即便在烽火弥漫的抗日战争期间,在十分艰苦的生活工作条件下,他们也不忘自己的职责,进行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保存了可贵的薪火,也为南京博物院后来的科研人员树立了榜样。

1937 年 8 月,中央博物院奉命带院藏文物向西南迁移,研究人员则在艰辛条件下开展田野考古和民俗调查工作。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在云南苍洱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李济、吴金鼎、王介忱、冯汉骥、曾昭燏、夏鼐、陈明达、赵青芳等发掘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收集了大批汉代文物资料;以马长寿、凌纯声为团长的川康民族调查团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历史遗迹、民族服饰、手工业、语言和象形文字、动植物的调查,采集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物;中央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联合组建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玉门关等地进行科学考察,并发掘了甘肃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地等。在此期间,中央博物院在研究的基础上整理编写了《博物馆》、《远东石器浅说》、《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麽些标音文字字典》、《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这些代表性论著,知识建构博大精深,社会学方法论应用得当,新学科新知识光芒闪烁,其学术开创意义和精神价值,足可视为经典。

1949 年 10 月,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50 年 3 月,前中央博物院正式更名为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继承了前中央博物院前辈学人的治学精神和学术理念,坚持循序渐进地开展学术研究工作。随后开展了江苏南京南唐二陵发掘、六朝陵墓调查,以及山东沂南汉画像墓、安徽寿县春秋时代蔡侯墓等考古发掘工

作,还奉命派人到郑州协助发掘商代城址,都取得了良好科研成果。同时,先后在江苏境内发掘了淮安青莲岗、无锡仙蠡墩、南京北阴阳营、邳县刘林和大墩子等重要遗址,发掘了丹徒烟墩山“宜侯矢簋”墓、南京东晋砖印壁画“竹林七贤及荣启期”墓、东晋王氏家族墓地王兴之与王献之墓等重要墓葬,并对江苏境内的淮河、太湖、洪泽湖、射阳湖流域和宁镇山脉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随之提出的“青莲岗文化”和“湖熟文化”的命名,将江苏考古纳入系统研究范畴,为后来的江苏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开启先河。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30余年来,南京博物院在积极倡导创新精神的同时,秉承前中央博物院学人“博大深约”之精神理念,注重将社会教育与学术研究交融贯通,形成了“兼容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学术风气,迎来了学术研究的美好春天,在博物馆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民俗学,以及古代建筑、艺术文物、文博科技、陈列展览等相关领域均取得了不斐成绩,并呈现了以老专家引领、中青年骨干为中坚力量的梯队式研究群体,其治学之道、研究之法亦与前中央博物院前辈学人的传统息息相通。

现今南京博物院是一所拥有42万余件各类藏品,20万余册中外专业图书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集探索、发现、典藏、保护、研究、教育、服务于一体,具有举办各种展览、开展科学研究的深厚基础,在学术方面已经拥有比较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的综合性特色。近年来,南京博物院将科学研究与服务公众作为工作的两极。立足科研,努力提升学术水平,逐步提高工作能力,最大程度地扩大学术声誉和影响力,为公益性博物馆的发展提供基础和动力;努力将博物馆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于文物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服务于社会公众教育,成为南京博物院长远发展的基本方针和工作目标。

今天,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开展科研工作^①是公益性博物馆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要提高对科研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首先,要认识到科学研究是生产力,是博物馆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手段。要从发展生产力的高度认识博物馆科研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我们的职责是利用古代文化及其研究成果来推动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博物馆的研究成果,使社会认识到,古代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象征,具有精神上的巨大作用,发展博物馆事业,也直接或间接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通过博物馆的科研发明和技术创造,让社会认可文物保护技术的重大作用,它不仅可以使文物坚固、延年,并保持美感,更让公众在欣赏文物的过程中认识、理解并尊重了其中“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创造”。其次,要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推广。科研成果只有进行有效转化,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发挥科研成果服务社会的功能;积极促进科研成果的推广,可以为文物保护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提供技术支撑;科研成果的研究和推广,可以培养、锻炼一批既具有理论研究水平,又有实践能力的队伍。第三,要明确科研的内容和重点。南京博物院作为大型综合性博物馆,能够在国际国内博物馆界有一定地位和影

响,积极的科学研究无疑是重要条件。全院有一支专业素质好、知识水平高的业务队伍,他们探索古远历史,研究地域文化,保护物质遗产,服务社会公众。科研的内容和重点主要围绕服务社会发展、服务江苏文博事业、服务公众文化享受的目标来进行。具体而言,主要围绕研究江苏文明史发展的考古发掘研究、文物保管及科学保护、文物展示及公众服务、文物利用及社会作用的发挥等内容来进行。其中在考古发掘研究方面,70余年的考古收获成果,基本可以勾划出江苏历史发展的轮廓概貌,弥补了文献记载之不足。在文物科学保护方面,共有获奖科技成果20多项,在文物保护实践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文物展示及服务公众方面,在完成了南京博物院艺术馆陈列,还开展了文博系统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研究,并帮助多家博物馆进行展览设计与布展。在利用文物发挥社会作用方面,多方组织精品展览服务各地公众。同时积极利用科研技术,保护地面文物建筑,启动“身边的博物馆”走进农村基层的数字化博物馆项目,致力于将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拉得更近。

回首往昔,我们欣喜地看到,南京博物院70余年的科研成就硕果累累;筹划今朝,深感我们仍需砥砺精神,不断求索,以更好的业绩促更大的发展。为了集中展示并检阅南京博物院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综合性成果,并藉此体现服务与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导向和科研特色,我院组织编辑出版《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通过整理与学习前辈学人的学术成就与传承脉络,介绍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治学方法,使之作为系统的历史文献资料保存下来,并成为后人获得知识、方法与灵感的重要源泉。同时,真诚希望我院青年学人能得以站在前人肩膀上,坚持良好的学术风气,促进科研工作的不断开展,探索一条新时期可持续发展的学术途径。在我看来,《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是一种精神资源,在叙述和阐释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对历史文化积淀的整理,也是对南京博物院学术精神的弘扬。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从文献价值还是从学术传承着眼,作为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会显示出嘉惠后人的永恒价值,成为激励后来者不断前进的动力。

南京博物院院长 龚 良

2009年9月1日

引言

研究历史文物，既要念书，也要念实物；而且念实物和念书一般重要。

——裴文中

1948年暑假，承蒙觉明、苑峰两位老师的荐藉，我和彭庆遐兄先后离校南下，就业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但当我一踏进博物院大门，就处处感到陌生和无着，甚至萌发了另谋出路的念头。这是因为虽然念过《金石学》，但为当时的学校条件所限，从未接触过一件实物。故宫近在咫尺，穷学生却无钱买票，两年时间，只随同里前辈走了一趟。虽然裴文中老师曾经带着我们去西郊双女坟、八宝山一带捡过一天陶片，但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虽然在韩寿萱先生处看到过他从美国带回的许多博物馆幻灯片，但并未察觉到博物馆的地位和作用。虽然，曾在北大史学会和北京人社的主持下，参与过“北大校史”和“五四史料”两个展览，但不知道展出前后还有那么“繁琐”的“项目”，要按部就班地完成。再加上自己的底子差，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连许多常识性的名词，例如“生坑”、“熟坑”、“生烧”、“覆烧”、“看页”、“引首”、“惊燕条”、“诗掌”等等都弄不明白，真有“爽然自失”之感。于是我就由两月前获得一份工作的喜悦骤然徘徊于去留之间，“困心”、“衡虑”而不能自拔。也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裴文中老师的一封来信犹如霖雨救旱，不仅使处于进退维谷的车辆驶出困境；而且是一行千里，无复回顾。这封信虽然隔了将近五十年，但是写在纸上的字字句句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闪闪发光，“指明破暗”；特别是先生谆谆教我“研究历史文物，既要念书，也要念实物；而且念实物和念书一般重要”的言近旨远的最真实的道理，是我半个世纪以来奉之治学、辨物和管理博物馆的座右铭。但在乍一读到这段话时，我并不懂，心里还暗自忖度：从童蒙时代的看图识字开始，人们用以“修身”、“治业”的本领无一不是来自书本，而且祖祖辈辈也总是说读书会使人走上成功之路的。对于偶尔碰上的金石书画，也只是从旁看看，摩挲欣赏一番而已，绝不会想到还要去念它，更不知道该怎样念。使我记忆深刻且又十分有趣的是当我初次接触到彩陶、黑陶以及从殷墟发掘出来的白陶和“带釉陶”等“国之重宝”时，除了颜色、花纹与形状外，我几乎看不出还有哪些历史价值要研究。后来读到《考古图》和《金石录》等著录金石器的专著，对其揭示的“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证诸儒之谬误”以及“摹写形制”的三个目的与方法，确实使我有茅塞顿开之